巫山梦好 红叶情深

刘红梅

巫峡盛事,从红叶红时开始。

每一年,这个时节,总会有络绎不绝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红叶真容。

这一季,每片红叶,都含羞带笑,或仰首,接一泓滟滟的目光,在心底荡漾成雀跃欣喜;或低目,躲避观者眼中炙热的小火苗,在微醺的羞赧里幸福沉溺。

冬日又来,却并不太冷。峭峰红叶蓬勃的生命突然被一串温厚灵魂深情的手指一一抚过,颤抖着的躯体被激动撩拨得情难自禁。从未有过这样的盛景,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怀有敏锐易感的心和细腻丰满的情,小心地,细细地,去触碰这一片片身处荒野却能够招展出热闹繁华的神奇的叶片,在无声的私语里耐心听它们讲述自己忧伤又斑斓的往事。遇一个懂自己的人足可告慰余生,何况这么多人,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种进一份红叶的深情,迎风放飞。山间成片的叶,叶簇里行走的人,相依相融,相伴而生,不管前世,不问来生,只在此刻的厮守里读懂不同生命同一种真实的样子。

一位老师,岁月的刻刀只是在她身上轻轻游走而过,留下淡淡的印痕。她就那样从岁月的深处稳步向我们走来,一直走近大山的躯体,走入红叶丛中。老师的身上,有长者的敦厚,有大姐的风范,有女儿的情态。老师的嘴角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一双被睿智浸润得清亮的眼,很随意地看过来,被看的人心里便会涌动起一股热浪。那眼神,盛满慈爱和关怀,一波一波暖暖地传递,所有被这眼神柔软轻扫的人,即使立于凛凛风中,也会感到踏实温暖。艳红的叶映衬着老师灿烂的笑,让风吹送起相谐相和的美,不分彼此,明丽如画。恍然,老师就是那经霜的叶,岁月风霜的熬煎更是让她焕发异彩。她与红叶,应该在默然凝眸的瞬间,便已是心意相通。终于明白,为何在不少年轻人都要手忙脚乱方能坐上缆车,老师竟然可以那般矫健地一踏而进,使站在旁边的人将没来得及释放的满含担忧的惊呼声硬生生地吞了回去。老师的精神和筋骨,都是久经磨砺异常强劲和坚韧啊。在缓行峡中的客轮二楼的尾部,忍不住跑过去,紧挽老师的胳膊,对着镜头呆愣愣地傻笑。老师如静默的深潭,亦或是叠立的大树,胸中腾蛟起凤,面上云淡风轻,包容着身旁这个温吞木讷的人无法掩藏的空白。

船行碧波之上,耸立的山峰披着彩装,冷峻又妖娆,尤如疆场凯旋的军人因立下赫赫战功被敲锣打鼓披红挂彩迎接,满面骄傲,一团喜气。当人们深深沉浸在浓墨重彩的锦簇中流连难舍的时候,船停下了,停在神女伫立的山崖脚下。登岸攀爬,顺一条弯来绕去的天然画廊盘旋而上,不时有树枝从路两旁斜斜过来,红红的叶片在头顶翩翩而舞,热情欢迎每一位前来膜拜神女的客人。前方不远处,那个曾经用文字描摹新疆漫天风沙和塑造建设兵团铁骨铮铮军人形象的高大汉子,正仰头凝望,眼含痴迷。一时间让我想将侠骨柔情四字不折不扣地置于他的身上。原以为他见过千帆早已是波澜不惊,只会自始至终冷眼看他人痴狂,却不料他也会在红叶招展神女遥看的小道上,瞬间迷失自己。

神女峰下,对岸江边的房舍前,红衣女子的倩影牵动着每个人的目光。她走到哪里,就会点亮那一片地方的树木草叶,让枯枝的剪影构建出一幅灵动的背景。这个季节没有花,纵然有花,也只会是她娇美面容的陪衬。这个季节有叶,艳丽的红叶,在她的身旁肆意地绽放,竟相媲美。这一个让同性也赞叹不已的内外皆美才情俱佳的女子,身上究竟深藏着怎样的灵与秀?叫人想去走近细细阅读又不敢贸然走近,只是趁她凝神或远眺之时偷眼看过去,如若不被察觉就一眼一眼再看过去,美好的事物总会叫人欲罢不能。若刚巧遇她回眸,就会狼狈而慌乱地抽回目光,四处逡巡。神女亦爱美,遥对微笑,她一定想,有此女隔江而伴,崖端空守的千年寂寞转眼就能开出含笑繁花。只此一见,崖顶江边两人,眼波流转,看了千古红尘的过往,也懂了世事轮回的沧桑。红衣女子沉静浅笑,明眸低垂,在她的心中,一定吟咏着涌动的关于这山这水的诗文,牵出她深沉而绵远的情思,不经意的回首抬眼之间,已有雄奇秀美的篇章垒然成于她的胸中。曾经读过她的《莲花与刀》,惊叹怎么会有那样的神思妙想,将柔婉与刚硬,美丽与残酷融筑成至空至简的恢宏颂歌,唱给大足那些伟大的石刻。此时,在这高峡平湖的岸边,在山山相连的红叶的辉映下,与神女默然对视的她,慧质之心又蕴藏着何样的经世绝响?

游船缓缓前行,满载一船文人墨客掩饰不住的欣喜和澎湃翻涌的激情。我在景中,景我难分。两岸青山,格外挺峻,在一群深谙古今诗文的文学大家面前,不辜负那些为自己写下的传唱千年的经典文字。或许还在暗传期许:愿下一轮的史册,有你们为我书写的精彩。一位饱经霜华的先生,用浑厚沉稳的声音给这片土地贯以响亮而厚重的名字:圣城。说这里是诗的国度,诗是宗教。是的,这里,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字。五千多首承载着大山河流沉重往事与艰难命运的诗歌,五千多首抒写这块土地上祖辈挥汗劳作的人们苦乐与爱恨的诗歌,五千多首挥洒诗人们满腔热爱与深情的诗歌,千百年来,传唱不衰。如今,这群一直在文字的星河里游走的人,将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怀藏在文字深处的人,迷醉在这诗的国度里了。激情涌动的他们,一定会任自己的心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空灵之气,去契合这从古至今从未废弃过的精神家园。每一粒泥土都是精灵,每一块石头都可补天,每一株枯草都有故事,都会在文人们的指尖跳跃出一段动人心魂的传说。何况,还有这燃遍山山崖崖的红叶,是可以揽枕入梦的绚丽啊。

我的心也沸腾了。指着起伏不定的山峰顶端那块长方形白色岩面,激动地对旁边的人说:“看啊,那里就是狮子挂银牌。在它的背面山洞里藏着黎师云的宝剑。俗世之人不能接近,一旦接近就会电闪雷鸣。”这都是小时候从爷爷口中听来的故事,此时却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说到黎师云,还有好多故事,比如,拴住太阳栽秧啊,夜间误进鬼坟啊,哭拆别人放的筏呀,等等,一串串从胸口直往上涌。却害怕听的人厌烦,硬生生地将它们吞了回去,这里的故事,是讲述不完的。而这些文豪大家们,此刻正让他们自己的心灵和山水草木对话哩。

只好任自己眼睛在山间红叶、碧水蓝天间来回穿梭。不经意回首,坐在船舱里的师兄,从开着的窗口定定地望出去,目光柔和,眼里偶尔闪过惊喜。想起他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里刻画的主人公,那个处处有着他自己影子的侯卫东,到任何地方工作办公室里都会张贴座佑铭“每临大事有静气”,那应该就是他的座佑铭。而此时的他,再无法有静气。面对这样刚柔相融的山水,这样绮丽多姿的自然,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恍然,自己就是那千万枚叶片中的一枚,在文人墨客的盛赞中,怀抱心事,喜极沉迷。

每周一荐

徐培鸿的诗

早晨的巫峡口

古老的河流奔涌而入
用它泛出白光的身体

得有多大的引力——晨光也倾泄而来
从后背淹没我又扑进去

水面荡动的波光,这片片相连
时光的手稿,翻卷着,转瞬顺着河道钻入峡口

而从幽深夜晚浮出驶来的
船,这尘世的循规蹈矩者,还未醒来又被峡谷吞咽

仿佛我也要被巨大的力量拉扯流走——
晨风中,不让离开的衣衫把我越抱越紧

与生俱来的忧伤呵——后世前朝
多少身影都在汇入这让星空也倾斜的流动

护堤边,栏杆继续生锈
大限无人敢谈

巫峡红叶

这是诀别——穿上最鲜艳的衣袍
最后一次与人见面

是十二月,巫峡两岸、神女峰山巅
庄重、神秘又特别的仪式

列队站满,一片挨着一片
刚刚的凋落被依次送入虚空

那么多红面孔啊——多像遍山树丛里隐藏的
声声唢呐在啼血,多像唢呐声中

披红挂绿的巫山人
无惧生老病死,四面赶来聚在一起

镜头里的巫山红叶

几个季节凝聚浓缩的
你的红。一片一片
仿佛峡谷用爱恋　　炎夏　　果实
酿出的血

我不忍按下快门——
从培石到青石
神女峰两岸
到处燃着它浓烈的火焰

叶脉　　把树的血管加热
一丛丛　　一簇簇
满山遍野的沸腾
冲破了上山的秋风

对视　　阅读　　一遍一遍。
目光里细小的闪电一遍一遍。
中年不再变冷
巨大的热爱重又回来

【作者简介】徐培鸿,笔名指界,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曾任巫山县政府办、县委办副主任,县委研究室、督查室主任,县档案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发表作品近千首,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或阅读教材。长诗《三峡三峡》曾在《诗刊》连载。出版诗集《生存的斑点》《大水》《身体的微光》等。

曲尺李花

赖扬明

去曲尺,乘船而往,更有雅致。立在船头,仰面迎风,沐浴着细雨,置身云雾,犹入仙境。

船停,雨至。难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风乐了,雨也不消停。在这里,谁也不愿撑起雨伞,任凭风吹雨沐。在这里,似乎聆听到骚人在作诗吟诵,有丹青妙手研墨绘大好河山。

沿阶梯徐步而上,两旁缀满雪白精灵的枝丫伸手可触。仔细观察,李花的花形精致绝伦,五瓣圆圆的花瓣众星拱月一般捧着一丛嫩黄的花蕊,透过薄亮的花瓣,碧绿的花托若隐若现,白得透明,绿得抢眼;有的花瓣大而密集,呈圆形聚集而生,有的密集成串,犹如坠落枝头的雪花,把枝桠都压弯了腰。单独的一朵李花并不惹人注目,而当小小的花朵抱成团,结成球,绣成图时,却又美不胜收。放眼望去,山的那边,一簇簇一团团雪白,似雪如霜,素净。俯身而望,平静的长江披着绿衣裳,犹如公子,翩翩而去。

李花,端庄素雅,不风流,犹如一个婉约的女子。蓓蕾站在枝丫使劲儿地拽着嫩叶的衣领,怯怯地怒视着春风;花骨朵好似姑娘待字闺中,羞羞答答;唯有绽放的花朵,身着婚纱,肤如凝脂。这一枝长臂斜伸,花枝乱颤,宛若凌波仙子翩翩起舞;那一枝修长挺立,款款含笑,犹如素衣的少女穿着曳地长裙,从容迈步于花林之中。相互之间从不攀比,更不勾搭,敞开心扉对着自然畅所欲言。

来到山顶,俯瞰。几座白墙红檐的农舍点缀其间,缕缕泛白的炊烟袅袅升起,增添了一份灵动。静止不动的李白,飘飘然的炊烟,匍匐前进的云雾,将李花林浸染。此刻,春天拿着春风的剪刀,从浓密的白色中剪出一道口子,一缕阳光映射而入,洒在花瓣上,花蕊张着嘴吞食着光线,露着金黄的牙,撕咬着春风。一滴雨珠躺在花瓣中,圆鼓着脑袋,一只勤劳的蜜蜂,不小心一脚踩碎了它的圆润,它跌落下来,回归到树根,湿润了大地的心。仰面凝目,屏息聆听,古筝的嗓音,清脆入耳;笛子的歌唱,沁人心脾。

曲尺有很多故事,有更多的美丽,而我,只钟情于这李花。她虽不及桃花的妖艳,不及腊梅的豪放,更不如玫瑰的多情,她只是独白,但足以媲美。游人游乐其间,笑声嚷嚷,好似李花,纯粹,自然,洒脱。谁的一柄油纸伞,斜挂在李树,被风雨拧落的花瓣,在伞面形成了最俊的装点。让我们流连忘返,更让我们诗意萌生。“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咦”,“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眼前的李花,花挨着花,心挨着心,一簇簇,一团团,一串串,同样繁花似锦,直入云天,令人眼乱情迷。

见与不见,她都在哪里;看与不看,她也在哪里。过了这三月,不再有花期。看了曲尺李花,方觉人生至纯至白,既是幸福更是美丽。

影像巫山

巫山红叶

卢先庆/摄

下庄来了稀客

周善梅

“猪蹄子炖洋芋果果,五花肉炒苕粉坨坨,火爆腰花一定要脆。猪肝是煮还是爆炒?”今天家里要来客人,要来很稀奇很尊贵的客人。昨晚,躺在床上,毛大嫂就在划算今天的菜。

没有人商量,老毛白天太累,枕边响起鼾声,已沉沉睡去。“猪肝是煮还是爆炒”这个问题困扰了毛大嫂一夜。想不出来结果,干脆明天问婆婆吧。

这几天,一向安静的村子沸腾了。咱们下庄也要修公路了!到时候,汽车开进来,喇叭“嘟嘟嘟”地按,比包谷雀子的声音还好听。

我要去修路!我也要去修路!年轻力壮的男人们当仁不让,妇女孩子也齐上阵。毛大嫂更是跃跃欲试,自打嫁到下庄来,区场镇就没去过几回,更不用说去巫山城了。论学历,她可是下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骡坪中学初中毕业。公路通了,她也可以进城去看亮得晃眼的高楼,去买好看的衣服。作为村主任的妻子,她不甘落后,可以去吊绳放炮,晚上睡帐篷。

“你不能去,你要留在家里当后勤。家里要来客,你准备两间铺。”丈夫撂下两句话,就去忙了。村里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多年来,毛大嫂已经习惯了夫唱妇随,十九岁嫁给老毛,照顾夫家四个弟妹,让三个妹妹体面地出嫁,精心服侍公婆,多病的公公因肺气肿撒手人寰,婆婆长年累月的被皮肤病困扰,毛大嫂任劳任怨。今年过年,家里杀了百多斤的一头猪。

下庄人有一个习惯,不睡懒觉,都起得早。出早工干完农活,再回家吃早饭。天还麻麻亮,毛大嫂就起床挑水,挑了四担,来回两个小时,水缸装满了。然后扫地抹桌子。在农村,家里来客人之前,打扫庭院,擦拭桌椅,做好清洁,是对客人的尊敬。

腊猪蹄和五花肉是去年的,看起来霉烘烘的,刮开霉,露出里面鲜红的肉。在山里就是这样,湿气重,容易上霉,但肉质保持得好。烧肉,洗肉,把猪蹄锯成坨坨,这些事情昨天就完成了,不然今天讨不到吃。问了婆婆,婆婆说还是炒酸菜猪肝吧,好下饭。婆婆也没闲着,帮忙下地去找猪草,家里的两头猪还等着早饭呢。

然后开始切菜,先切五花肉,五花肉要切得不厚不薄,厚薄均匀。薄了没嚼头,厚了吃起绵扯扯的。肥瘦相间,下着苕粉坨坨炒,巴适。再切猪肝,猪肝是新鲜猪肝,猪还没杀几天,还滴着血水。猪肝是考验刀工的,毛大嫂将刀拿到磨刀石当了几下,刀锋利了些,切成了火纸一样的薄片,如果炒就翘坛子里的陈年泡菜,煮汤的话就放一把干黄花,撒上葱花,补气血。

最后切腰花,以前农村下炸后,直接将整个腰子放到锅里炸了吃。毛大嫂是不会这么做的,她读过书,她知道猪腰是猪排毒的部位,所以她仔细的将腰花剖成两半,把里面的白筋剔除干净,在里面横切竖切若干刀,最后切成指头宽的小段,备上葱结酸菜丝,这样炒出来就是又脆又嫩的酸菜腰花。

猪蹄早已在柴火灶炖上两开,香气四溢。等客人一到,就下洋芋果果再煮上两开,吃正合适。十岁的儿子进进出出跑几趟了。“妈妈,客客好久来啊?”家里来贵客,儿子觉得叫客客才显得足以尊敬。叠音是自己最亲的人,就像叫妈妈,叫爸爸,叫爷爷,叫奶奶,妈妈高兴是管自己叫宝宝。儿子闻到香气直咽口水。他知道,客客来吃饭,爸爸可以上桌,妈妈和奶奶不上桌,他却可以上桌陪客人,那个时候就可以敞开吃肉。

“客客还在路上呢,你爸爸去接了。”妈妈往灶膛添了一把柴,对儿子说。儿子便出门,仰望着岩口子的方向,山路弯弯,直上云天。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看看山外呢?儿子只想有一双翅膀,飞到山外,接到爸爸和客客,早点回来享受美餐。

突然,毛大嫂感到一阵恶心,接着上腹一阵绞痛。她蹲了下去,脸色惨白,她知道,自己的病发了。多年来,她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发酸,厌食,恶心,呕吐。可能由于过度的紧张,还伴着头痛。平时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更要命的是,这病不能吃消炎药,因为她还患有脑血管堵塞,只能去输液,在不通路的情况下,输液堪比登天。痛得不能忍受,就让丈夫揉揉太阳穴。只有靠忍,忍一忍就过去了。

痛得头上冒汗,这时候千万不能倒下。毛大嫂忍痛休息了一会,喝了点水,逐渐好些了。将近晌午,丈夫接到客人,陪着客人回来了。

这两位尊贵的客人是:测路员邓胜全,驻村干部方世才。从这顿饭开始,邓胜全在毛大嫂家吃了一个多月。方世才呢,在毛大嫂家一吃就是八年。

想起一句话,每一个成功的丈夫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妻子。这话,用在毛大嫂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这位默默支持毛相林的伟大妻子,名字叫做王祥英。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妇的名字。

“我就是做实事,没有多话说。”毛大嫂不爱说话,一旦打开话闸子也会说几句,“每天早上起来要弄柴,挑水,打猪草,种了八亩地。这些都是农村人该做的。操心的是,没有几个菜。好的肉要留在那,要留给客吃。要把客待走嘛。”

想起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最高贵的礼仪在农村。

宁河峡韵